

文化观察

聊斋谈龙，为何独具一格？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金佳祥

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，“龙”这一形象可谓深入人心，它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符号，也是中华民族期盼祥瑞的标志。在古典文学作品中，“龙”不仅象征着权力和神圣，且法力无边，具备呼风唤雨、安土息民的能量。而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蒲松龄却笔锋一转，所写的龙，跳出了固有认知，独具一格。举凡兴云布雨、变幻无端、飞升冲天、击凶除恶、与人沟通还等等，在他的笔下皆有描绘，且大都充溢着诗意，丝毫不让“聊斋”世界中的其他篇章，同样显示出蒲松龄超拔的艺术功力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涉及龙的作品，共有二十余篇。其中，若以艺术水准而论，《余德》《罗刹海市》《晚霞》《白秋练》等作品，更彰显出蒲松龄天才的想象。同时，这类龙故事能够在承袭前人之作的基础上又有着别开生面的转折，其中充溢着驰骋天外的艺术想象、自由浪漫的审美追求和含蓄而又强烈的诗意之美。

按照故事内容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龙”大致可分为三类。

自然之龙

与之对应的篇目为《龙取水》《疲龙》。《龙取水》一文中，徐元善南游时，言其“见一苍龙自云中垂下，以尾搅江水，波浪涌起，随龙身而上”。用现在科学考究，这描述的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气象——水龙卷，又称为“龙吸水”“龙吊水”或“龙取水”。其产生条件即在高温、高压的海面上空有旺盛的积雨云，十二级以上的大风使得水成柱状向天上卷曲，故我国南海具备产生水龙卷的条件。而文中述“龙取水”后，大雨滂沱、渠道皆平，这也正与水龙卷灾害过后的情形基本一致。

因为生产力及科技水平低下，先民只得借类似“龙取水”等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神话传说来解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，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变得看似合理，并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种种不安情绪。

《疲龙》写王侍御出使琉球时，在海上遇到巨风大浪，进而释其以龙力。文末还提及掷米制龙之法：“龙畏蛆，恐人其甲。白米类蛆，故龙见辄伏，舟行其上，可无害也。”然此时舟行于“清水潭”上，文中言其“水清澈底”，说明无风浪，实非掷米之力。而水底“五色群龙”尽伏，当是海中诸色海蛇借无风区海域休憩，抑或海中诸物借水、光折射变色变形等原理给人以龙之错觉。但是，这里以掷米制龙，又能体现出先民对掌控与改变自然的美好愿望，对自然灾害的畏惧与对灾难的深恶痛绝。

神话之龙

这些篇目有的侧重描述龙神在人的生活，如《余德》《五通》篇；有的描写发生于龙宫水国的故事，如《罗刹海市》；有的以龙神世界与社会结构为背景，重点写的是人与异类，如人与白鳍豚精，或异类之间如鬼鬼相恋的故事，如《白秋练》和《晚霞》篇。

若按照龙神的形象而分，这类龙故事中有龙王、龙妃、龙女、龙子等，兼之有婢女、仆人等，俨然一个龙神王国，其中谈及家庭与亲情、伦理关系，更凸显的是婚姻缔结故事。同时，借此传统故事外壳，投射出作者蒲松龄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，感怀愤懑，亦是此类龙故事的特征之一，与《聊斋志异》中其他直接揭露、批判现实黑暗与科场昏聩的篇章相比

而言，实为形异而质同。

在封建社会中，“龙”常常被认定为“王”的指代，是君王权力和地位的象征，因此其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。然而，《聊斋志异》则致力于打破这一规律，所以书中出现的“龙王”并非威力无穷、德高望重，反而多是压迫平民百姓的负面形象。

在《白秋练》中，白秋练因为不慕荣华富贵，拒绝了龙王指派的婚姻，只想与慕蟾官共度余生。龙王大怒，故意刁难白秋练和她的母亲。原文写道：“龙君不听，放母于南滨，饿欲死，故罹前难。”但是故事的最后，慕蟾官的诚心感动了一位道士，帮助这对母女解了咒语。这个故事将龙王蛮横无理、剥夺人性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，表现了平凡百姓愿意为了自由幸福不畏强权、奋勇抵抗的勇敢形象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不在少数，这与蒲松龄个人对爱情的精神向往密不可分。封建社会中，大多婚姻仅仅遵从媒妁之言，空有夫妇之名，并未包含彼此相知相爱的爱情。尽管对夫人刘氏颇为敬重、心怀感激，然而长期背井离乡的蒲松龄依然向往自由美好、情投意合的男女之情。他将满腔的期望和浪漫寄托笔下，通过人物在故事中反抗正统安排，寻得佳人归。我们看到书中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普通书生，也可印证这一观点。

权力之龙

其中《猪婆龙》《龙无目》《龙肉》《龙戏珠》四篇与之相关。

在《猪婆龙》与《龙肉》二文中，蒲松龄提到至高无上的龙与其他牲畜是一样可以吃的，还有人吃过龙肉，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创新，或许是受李贺《苦昼短》中“斩龙足，嚼龙肉”的启发。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吃龙肉。《猪婆龙》篇中提到猎龙、贩龙肉者为陈友谅之后裔，而一江客得肉后覆舟而亡。陈友谅是元末军阀、造反者，藐视皇权，所以他的后裔也应该是不畏强权而

得以食龙肉的。这里或许不能说蒲有不敬皇权之意，更不能说他有着倾覆皇权的造反心理，联系他不得志的生活际遇，不难看出此乃“孤愤”之作。

《龙无目》与《龙戏珠》皆讽刺之作。《龙无目》中之龙坠地后，被人们保护与祭祀，但飞走时仗其勇力“坏房舍以千百计”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。“孽龙遭遣，天去其目。有目不识皂白者，当入此刑。”这体现了蒲松龄对当世某些强权者不分善恶、给百姓带去苦难的诘责、讥讽与诅咒。

《龙肉》一文写得较为隐晦，需结合文中人物即太史姜玉璇之人物生平来看。此文写姜食龙肉，似可作两种解释：一种是以黄家人喻被食之龙，其本为姜之主人，于姜来说是处于权力上游的人物；另一种是以皇权喻龙肉，姜借文字狱打击黄家，是借势，姜食龙肉即姜尝到了权力之美味，妙不可言，只有尝过龙肉，得权者知之。从第二种解释看，蒲对清朝文字狱与满人动用强权打压文人、钳制思想的行为都有不满情绪，亦讽刺了当世的借势之小人。

当然，《聊斋志异》中龙的形象不限于以上三种，还有其他奇特的风格。此外，龙也不再只是坐享其成、威风四海的上位者。蒲松龄给龙安排了许多以往常由其他动物担任的工作。例如《雷曹》中“俄见二龙天矫，驾鸾车来。”是让两条龙来给雷神拉车。《仙人岛》中“诸客自空中来，所骑或龙，或虎，或鸾凤。”是安排龙去担任仙人道士们的坐骑。

无论是“独断专行的君王”，还是“看守关卡的守卫”，都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之态。蒲松龄笔下的龙不再那样高高在上，而具备了难以想象的独特姿态。如若深究的话，蒲松龄能够写出如此充满诗意之美的龙故事，除却其对前代小说的承袭外，最主要的是蒲老先生对理想人生的自觉追求。虽然一生科场困顿，但他并没有放弃以审美的心态，去关注平凡而充满诗意的生活，这与其极力标举“清韵”人格是表里如一。

文化视点

直播间里的文学爆款靠什么“复制”

据文汇报，一场文学直播火爆出圈——近日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，作家梁晓声、蔡崇达走进直播间，与董宇辉共话文学情缘。短短两小时的直播，累计观看超895万人次。直播间挂出的《人民文学》2024年全年12册订阅链接，开播后4小时成交超8万套近百万册，成交金额近1800万元。

近年来作家、学者走进直播间卖书已不新鲜，文学消费生态格局正在重塑。新媒体为文学传播敞开了新窗口，更具网感的姿态、富有感染力的讲述，吸引更多年轻人感受文学世界的温度与深度。面对新玩法，作家和出版人喜忧参半、五味杂陈——一方面欣喜于直播间壮大了文学受众基数，让精神产品有了更便捷的带货渠道，另一方面也不免生出“流量焦虑”，过度依赖头部直播间的“销量狂欢”会不会只是“首秀即巅峰”的昙花一现？

在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看来，直播让文学的能见度更高。“当下大众阅读趣味日益多元。互联网技术催生文学传播机制创新，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始终来源于高质量的、经久不衰的内容本身。只有作品经得起住读，才能让主播的推广变得更可信。”

音乐会“水团”频现 怎么管

据解放日报，“水团”年年有，春节特别多。在近期的文化消费市场上，“烛光音乐会”“新年音乐会”等品类可谓五花八门，挂着“皇家”“爱乐乐团”等耀眼头衔的乐团齐齐登场。然而，伴随着这股热浪的，还有接踵而来的质疑、投诉。专业人士指出，市场上有不少“挂羊头卖狗肉”“虚假宣传”或“夸大宣传”的“水团”，且价格普遍比职业乐团高出不少，很多听众感到被骗了。

针对“水团”现象，部分网友认为，这纯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是消费者“附庸风雅”的结果。也有人认为，“水团”高发区往往是一些文化“荒漠地带”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地的需求。“消费者想要接触交响乐、古典乐是好事，他们入门需要一个过程，初期很难完全领会职业乐团的表演，选择较为轻松的‘水团’音乐会也未尝不可。”关键在于，文化市场对“水团”品质要有基础的把控，并形成一定的评价和售后机制。

有音乐会爱好者提出具体的建议，比如购票平台可以对职业乐团打上认证标签，让消费者能够更轻松、更方便地了解乐团的基本性质。而对于那些非职业乐团，平台可以完善评论功能，增加乐团评价类目，让市场去进行筛选。

不能让注意力只停留在“癫剧”上

国产剧“发癫”，是最近一部现实剧创造的新名词。都市剧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正在热播，剧中出现了女主角残疾后丈夫出轨的剧情，而描写出轨部分的情节多处“过火”，以至于被观众批评“高开疯走”。

一部本来被夸树立新女性独立形象的现实剧，变成了话题营销的“热搜剧”，其中的“歪解”恰恰反映了“倍速刷剧”“解说看剧”时代的普遍问题。如今的观众大多数并不能完整看剧，不少人都是借助短视频的片段去了解剧情，而能够登上“热搜”的“名场面”恰恰来自剧情中的“非正常”内容。如果以整部剧的内容来评判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》，该剧断然不应被冠以“癫剧”的名号，但面对新的观看习惯下新的观众群体，剧集主创在创作中是否应该考虑这些狗血情节可能会被“二度创作”、过分解读？剧集的创作需要时刻紧跟新的时代情绪，而不应该是闷头创作，抬头多看当下观众的认知和感受，或许会减少这种误解的存在。

用好口碑撬动高票房

据人民日报，过去一年，从春节到国庆节，人气回流、消费回暖的趋势贯穿全年重点档期。其中，春节档票房位列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，暑期档票房创造了新的暑期档票房纪录，两个档期的票房主力军都是国产电影。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，2023年多个档期的观众满意度得分均为历史同期最高。从商业票房到观众口碑，都说明国产电影有了在市场上挑大梁的能力。

国产影片广受欢迎，除了叙事手法更新颖、类型拓展更有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观照更广泛更深，把中国故事讲到了观众心里。《长安三万里》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等影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讲出了新意，形成了较强的文化共鸣；《孤注一掷》《八角笼中》等现实题材电影，以社会新闻为素材、真实人物为依据，将人们的现实关注注入艺术化创造，带热了相关话题的社会讨论……

国产电影和中国观众的双向奔赴，还表现为电影与观众的交互性更强。点映、路演、节展等一系列推广活动，让观众有了更多与电影相遇的方式。许多影片都发布了路演地图，主创人员以与影片内容相贴合的方式同观众深度互动。大规模点映成为新的营销手段，正式上映之前与观众提前建立情感联系，有助于以好口碑撬动高票房。创新方式方法，让更多用心创作、质量过硬的优秀作品，通过良好口碑赢得更多市场机会，对中国电影和观众而言，无疑是一种双赢。（□记者 李梦馨 整理）

尝试换一种方式表达

□ 逢春阶

也会不一样的。人的疾病，尽管跟过去的症候一样，但是气候变了，病毒可能也变异了，人的体质也变了。你不调整，不加大或者减少剂量，就没有了原来的药效。治病如此，其他的呢？

审美更有时代性，同样是山水，画了几百年、上千年，今天的“看头”在哪里？画家有没有自己的当代表达。我注意到，作为当今浙派山水的领军人物之一，著名画家童中焘曾多次提到“中国画什么”的时代命题。他提出了“坚持笔墨表现，为传统增高”理念，认为中国画发展的真正出路在于“恢复、扩大、充实‘笔墨’的表现力，在世界绘画之林立异标新——立民族之异，标时代之新”。去年底，童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画展，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笔墨运用体现传统精髓，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元素，引起业界瞩目。比如，他的《且听寒声》用粗重的线条绘写冬日寒树，顶天立地，铺满画面，《清风万顷》用密密麻麻的短线条画漫天飘舞的柳枝。描绘西湖

十景之一的“三潭印月”，《一湖寒玉》没有把色彩用到竹木、楼阁的点染上，而把传统画法里常常留白的水面填色，柔和、清润、明丽的浅蓝色晕染大半画面，也把观众的心境带入那样一片“水光潋滟”的意境之中。绘画如此，其他的艺术呢？

表达一变而境界全出。比如“村超”，你做金字塔顶端，我做金字塔底端。这一做，顶端竟然吸引了顶端，“英超”过来了。“英超”看重“村超”的什么？是背后巨大的流量和影响力，一场跨国的“双向奔赴”故事，就在尝试中上演了。足球是一种全球性语言，可以把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。根植于社区的足球文化和衍生出的热爱，或许正是“村超”与全世界建立联系的秘诀。如今，“村超”出圈的涟漪继续放大，“各地美食+民间足球邀请赛+‘村超’风口流量共享”已经点燃全民足球氛围，宣传推荐全国美食文化，提振市场活力，带出“村超”超经济。这一切，都根植于普通人的烟火气。诚如一位专家所言，“村超”等赛事的出现，打破了国外受众对中国的

刻板印象。“他们借此机会见识了多姿多彩的乡村文化和民族文化，见识了中国乡村的诗意与现代，见识了中国农民也喜欢狂欢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。”

尝试换一种表达方式，有时往前“挪”那么一小步就够了。被网友称为“讨好型城市”的哈尔滨，推出各种有求必应的举措，比如免费提供红糖姜茶，将冻梨切开摆盘，为豆腐脑撒糖，为烤地瓜配勺子。还有围绕溜滑梯的贴心服务，真的像热情的“投喂”。这些细腻的操作，哪个城市都能做，很简单，但是没去做而已。什么叫“宾至如归”，哈尔滨和淄博，参透了这四个字的意蕴。参透不太容易，需要留心，需要耐烦，需要沉浸。

龙年将至，我们都尝试换一种表达方式吧。换一种眼光，打开一扇窗，推开一道门，打量打量我们的周围，你会发现更多的惊奇、温暖和浪漫，你会发现，世界美如斯！

真诚祝愿，新年活出自己的精彩，我们不辜负每一天。

小逢观察

淄博的烧烤、哈尔滨的冰雪、贵州榕江的“村超”是无可争议的三大爆款。其实，烧烤、冰雪、乡村体育一直存在，突然强劲出圈，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，一种更为当下人所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。窃以为，爆款有点野生的味道，是礼失而求诸野的“野”。从自发到自觉，很草根，但不草率。

在人人被各种信息包围的时候，中规中矩的传播大多是无效的，如风过耳。人的感觉麻木了，需要放大或减少音量、增加或减少色彩、加快或放缓节奏。我想，过去的中医经典药方一直在发黄的册页里，可是面对同一症状的疾病，当代医生已经无法用过去的药方亦步亦趋地治病，也许需要添加几味药，也许需要加大剂量。因为药方还是那个药方，但是药草过去是野生的，现在是养殖的，而宋代的药草，跟现在的药草，因为气候、土壤等原因，

